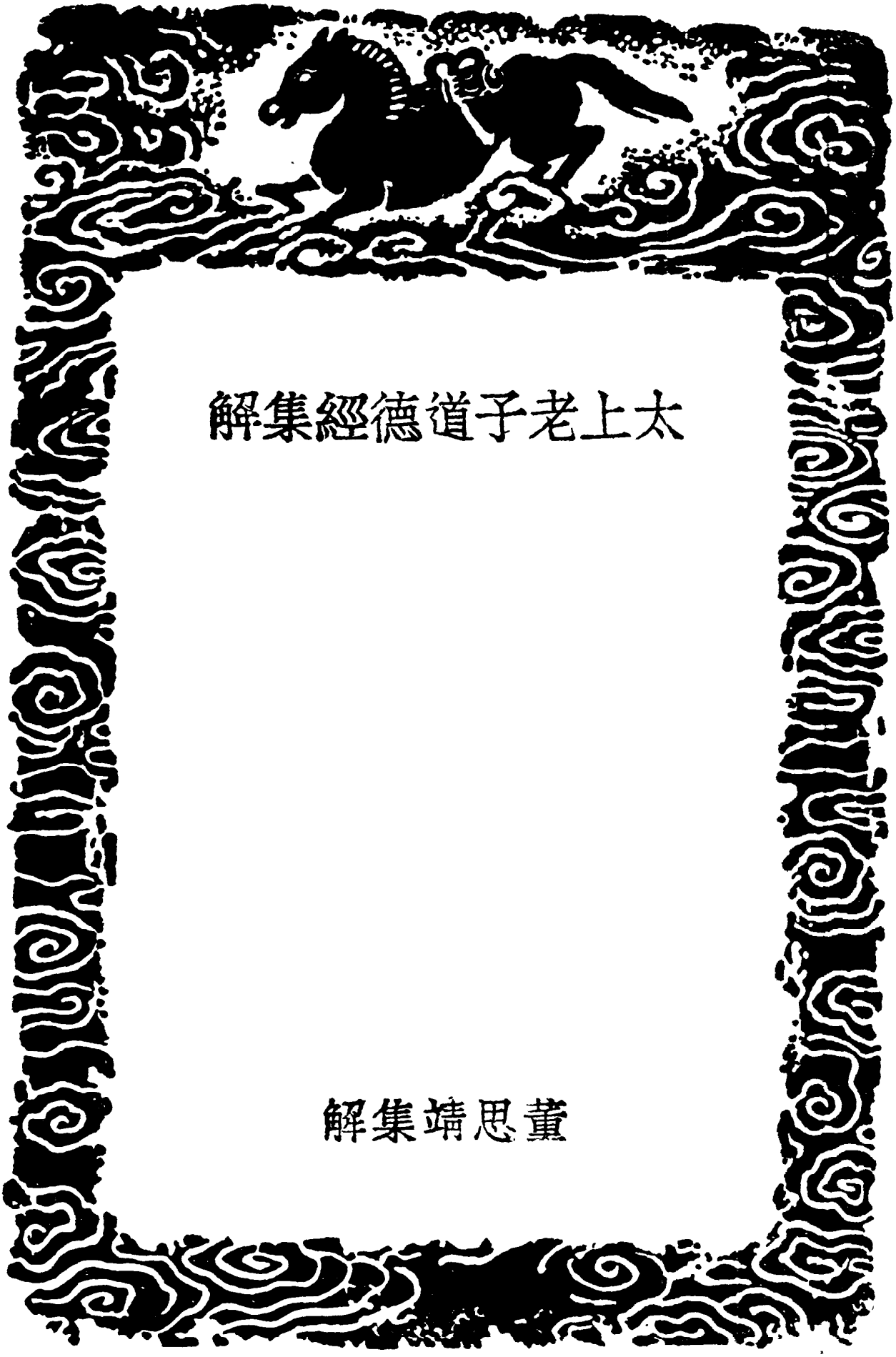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

董思靖集解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集解老子道德經序說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

苦音怙。縣本屬陳。因楚滅陳。故屬楚。卽今之亳州眞源縣也。瀨或作厲。杜云。瀨水出其西。故以名鄉。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蓋嘗適周問禮焉。

禮記曾子問鄭氏註曰。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疏云。老聃卽老子也。說文。聃、耳垂肩也。○後漢竇章傳註云。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道藏玄妙玉女內傳。其略云。玉女自元天降爲天水尹氏女。適李靈飛老君於殷陽甲十七年。乘日精化流珠入玉女口中。已而孕。歷八十一年。以武丁九年降誕。文王爲西伯時。召爲守藏史。○故論語鄭玄註云。老彭。商之賢大夫也。疏云。老是老聃也。武王時遷爲柱下史。成康之時。尙爲柱史。昭王時乃去官。故魏明帝讚云。爲周柱史。經九百年。唐博士吳楊昊。旣生商日。復仕周時。計其始終。乃歷千載。此皆舉其成數也。按實錄云。自商武丁九年至周赧王九年。昇崑崙還紫微上宮之時。計九百九十六年。史記曰。或云百六十歲。或云老子在周二百餘年。乃入流沙。此以孔子時人斟酌其歲數。不能知其實。所以每事蓋言。或又云莫知所終。

故家語云。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有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等語。於是孔子發猶龍之歎。按混元實錄。昭王時出關。穆王元

年還中夏。平王東遷。復出關至西海校仙。再還中夏。此問禮及五行等事。乃敬王十七年也。

老子居周久之。不得以行其道。乃去周。尋欲西化異俗。至函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尹喜、字公文。盩張流切厔陟栗切縣神龍鄉聞仙里人也。少好墳索。善天文祕緯。嘗結草爲樓。仰觀乾象。康王朝。爲大夫。後召爲東宮賓友。昭王時。因瞻紫氣西邁。天文顯瑞。知有聖人當度函谷關而西。乃求出爲關令。王從之。至關乃曰。夫陽數極九。星宿值金。歲月並王。法應九十日外有大聖人經過京邑。先勅關吏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預齋戒。使掃道燒香以俟。是時老君以昭王二十三年五月壬午。駕青牛車。簿版爲穹隆。徐甲爲御。將往開化西域。至七月十二日甲子。果有老人。皓首聃耳。乘白輿。駕青牛至。吏曰。明府有教。願翁少留。乃入白喜。卽具朝服出迎。叩頭邀之。老君遜謝至三。尹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昴。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眞氣。狀如龍蛇而西度。此大聖人之徵。於是爲留官舍。設座行弟子禮。喜乃辭疾去官。十二月二十五日。奉邀老君歸其家。二十八日。授以五千餘言。至次年四月二十八日。於南山阜。辭決昇天。戒以千日外尋吾於青羊之肆。至二十七年。會于蜀李太官家。是時諸天衆仙浮空而至。老君乃勅五老上帝等授喜玉册金文。賜號文始先生。位爲無上眞人。賜紫服芙蓉冠等。從遊八絃之外也。

謂之老子者。蓋生而白首。亦以其修道而養壽。道德經者。其文載道德之旨。可以常由也。唐藝文志曰。天

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

葛玄序曰。夫五千文實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斑固載老子傳說。傅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杜光庭云。註者有尹喜內解。漢張道陵想爾、河上公章句、嚴遵指歸。魏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晉羊祜、裴處思、符聖時、沙門羅什。後趙佛圖澄。晉僧肇。梁陶弘景。後魏盧景裕、劉仁會。南齊顧歡、松靈仙人。秦杜弼。宋張憑。梁武帝、梁簡文帝、張嗣。梁道士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竇略。陳道士褚柔。隋道士李播、劉進喜。唐魏徵、傅奕、楊上善、賈至、王光庭、王眞、仙人胡超、道士宋文明、尹文操、韋錄、王玄辯、尹愔、徐邈、何思遠、薛季昌、王鞮、趙志賢、車惠弼、李榮、黎元興、張慧超、龔法師、任太玄、申甫、張道相、成玄英、符少明。○唐藝文志又有安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尙、蜀才、表眞、釋惠嚴、惠林、義盈、梁曠、樹李允、顧、陳嗣古、馮廓、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賈大隱、薛閭仁、諝、劉仲融、王肅、戴詵、元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化四十家。而藏中所存李約、賈淸夷、王顧、杜光庭等皆唐人。且不著於志。始知所錄猶有未盡。惜名存書亡者十蓋八九。○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上經三十七章。法天數奇。下經四十四章。法地數耦。○劉歆七略云。劉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三十四章。下經四十七章。而葛洪等又加損益。乃云天以四時成。故上經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經五九四十五章。通應九九之數。○淸源子劉驥曰。矢口而言。未嘗分爲九九章也。○嚴遵以陽九陰八相乘爲七十二。上四十章。下三十二章。○王

弼合上下爲一篇。亦不分章。○今世本多依河上章句。或總爲上下篇。○廣州董逌云。唐元宗旣註老子。始改定章句。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廟中。○元宗釋題云。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然其末又云。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江袤云。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元宗命司馬子微三體寫本。有五千三百八十字。○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喩老相參。又洛陽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零六百一十。或三百五十五。或五百九十。多少不一。○史記云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矣。今云五千文者。舉全數也。○彭耜皇宋集註有政和御註、道士陳景元、司馬溫公光、蘇文定公轍、王荆公安石、王雱、陸佃、劉概、劉注、仙姑曹道沖、馬蹄正、達眞子、了一子、李文懋、陳象古、葉夢得、清源子劉驥、朱文公熹、袁茂材、程文簡公大昌、林東、邵若愚、而倪文節公思、高士徐知常等註。亦未盡錄。

大抵老子之道。以清靜無爲自然爲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爲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爲行。以無欲無事不先天以開人爲治。其於治身治人者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

前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歐陽修崇文總敍云。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

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朴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道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恝然於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睠睠於西方之異俗。則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虛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蓋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羲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爲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脈於苛秦之後。吁亦驗矣。然使人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羲皇之則羲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爲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爲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惜哉。

文中子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朱文公曰。晉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汚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老子底意思。○舊唐書憲宗紀。李藩對曰。老子指歸與六經無異。○唐兵部郎李約云。世傳此書爲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故太史公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不爲無見也。

是經大義。已見於諸家。然或病其無所折衷。僕昏蒙晚學。過不自量。輒採摭諸說。亦間出己見。以補一二。或詮其文。或逗其意。附以音釋。訂以異同。圖便觀覽。庶日益日損。而契言外之旨於絕學無憂之地也。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故以首章有無爲在二丹則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採

鉛之方。冲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眞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爲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

或者蓋謂。無者地二之火。有者天一之水。故舉潛通訣云。兩無宗一有。靈化妙難窺。及以知白守黑爲金水之說。然此乃大丹之法。準易象。法天地。以日魂月魄爲藥物。則神農古文龍虎上經三十六字、西漢淮陽王縯金碧要旨註、東漢魏伯陽參同契、唐元陽子金碧潛通訣等。是其法也。如混元實錄云。老子先授尹眞內外二丹之術。然後告以道德之旨。則是不以丹術雜於本經明矣。又曰。三一九思內修之要也。九丹金液。外鍊之極也。故所授泰淸諸經。則專言金液外鍊之事。然與前所舉大丹之法亦少異。後輩見其有壇爐鼎竈之設。乃以靈砂金石等爲外丹。殊不知後天有質陰雜非類之頑物。服之令人多躁失明。而且不悟其非也。或者又曰。無者神也。有者氣也。以有無交入爲丹本。隱顯相符是水金。及黑中有白爲丹母、虛心實腹義俱深、三十輻兮同一轂等詩爲證。此雖皆用經中之語以爲訣、然其說自成一家。蓋內丹之法也。若尹眞所授三一九思等法。雖曰內修之事。然與白丹源流。亦自不同。大抵道法經術。各有指歸。不可以一書而兼盡諸家之義。苟強引而合。皆傅會也。

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之。況是經操道德之宗。暢無爲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玄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靑天。亦確論也。

蘇文忠公軾奉詔撰儲祥宮碑。其大略云。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儉慈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木公金母之號。太乙紫微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得其本而末自至。

噫。修之身。其德乃眞。以至天下。其德乃普。非二本也。學者果能得一而有以貫通。則所謂杳冥之精。恍惚之妙。實昭然於守中抱一之中。而玄牝之機。橐籥之用。莫非道之所爲也。惟深造自得者知之。

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天慶觀後學圭山董思靖書。

重刊董氏道德經集解序

道德經集解二卷。各家書目皆未著錄。題曰清源圭山董思靖撰。章貢淵然道者劉若淵校刊。序說後題淳祐丙午臘月望清源後學圭山董思靖書。案思靖生平無攷。惟清源圭峯皆福建泉州山名。今泉州之元妙觀。宋時爲天慶觀。元改今名。由是推之。則思靖乃宋季泉州道士也。福建通志無思靖名。惟宋方外傳稱董伯華晉江人。服氣煉形。言徵應輒驗。能於人手中作字。開拳有雷聲震起。後尸解北山紫極宮。查紫極宮在天慶觀之右。與思靖時代住址頗合。或伯華卽思靖之字。未可知也。劉淵然。贛州人。祥符宮道士。能呼召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召至京。賜號高道。宣德中卒。年八十二。見江西通志。書題淵然校刊。其爲元末明初刊本無疑。吾友魏鹽尹錫曾嘗與諸本互校。其中有絕異各本而與景龍石刻合者。蓋所據猶古本也。思靖雖道士。其言頗不悖於理。所採司馬溫公、王荆公、葉石林、程文簡諸家之書。今皆不存。藉此見其崖略。未可以道家者流薄之也。

光緒三年歲在彊圉赤奮若仲冬之月歸安陸心源撰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卷上

道經上篇

清源圭山董思靖集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此先摽以爲立言之始也。道者萬理之總名。名者萬物之所指。然道不可名。非言能喻。將托於言。強名曰道。故道而可道。名而可名。則非常道常名矣。常道常名者。卽經所謂道常無名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是也。常之爲言。自然長存。無時不然。無處不有。

無名。天地之始。

此言道者天地萬物之原也。以其絕無朕兆。故得而名。此卽常道常名。形而上者是也。

有名。萬物之母。

此卽兩儀既立。已有可名。而萬有皆從此生。乃形而下者是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

此言聖人體道在己。乃寂然不動、所存者神之時。卽此可見道體之至微至妙者也。常者眞常妙本也。蓋無欲爲靜。體之常也。有欲爲動。用之行也。雖動靜不同時。體用必有分。然妙本湛然。寂而常感。感而

常寂。未始有間。常自若也。故皆曰常觀者、廓然大公。寂無不照之義。

常有欲以觀其徼。

徼。各弔切　邊際也。此感而應之時也。於此可觀妙道之用矣。是蓋指其動而可見處言之。周子所謂靜無而動有。是也。○陳景元云。大道邊有小路。曰徼。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總結上意。兩者、謂無名有名。妙與徼也。體用一源。故曰同也。出、即動靜之義。謂或動或靜而體用分焉。故曰異名。然稱名雖殊。即本則一。故又曰同也。惟同則性情冥而不可致詰。是謂之玄。凡遠而無所至極。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夫玄雖變通無極。深不可測。然猶有玄之心在焉。又玄、則遣其滯玄之累也。湛然無迹而能開闔陰陽。化生不匱。在於事物。最爲微妙。而理事皆由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右一章。河上公名體道章。諸家多以章首數字爲名。此章包羅揆敍一經之旨也。或問有名無名。前輩多就無字有字爲句。今獨不然。何耶。曰。所謂無名即道也。有名即氣也。惟道無形而氣有兆。故以無名有名爲之別。今云無名天地之始者。蓋謂道在天地之先而初無定名之可指。故經云道常無名。又云道隱無名。是也。惟道無所不在。雖超乎無物之先。然亦未嘗不在乎有物之後。故在無爲無而未嘗滯於無。在有爲有而未嘗局於有。不可定名。而其名自古以固存。此其所以爲常道常名也歟。若直以無

而名之則是以道爲專屬於無及其無化而爲有又不可名爲無矣有無相因變化不已名亦隨之則豈所謂常名哉況有無固不足以論道苟欲必謂之無未免淪於空寂之一偏則天地萬化果何自而有耶今云無名者特以其寂兮寥兮無形可狀無名可指然於無形無名之中天地萬物之理莫不畢具此其所以不可直謂之無也夫道不可得而名也惟聖人無意於言則已苟欲立言非名之則無以顯其道然又恐學者尋言滯句而名道以方故先標於篇首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指深矣或問常無欲常有欲者前輩多以常無常有爲絕句今獨不然則所謂無欲故可而謂之有欲可乎曰聖人之心何嘗有欲今所謂有欲乃卽其起處而言耳當其靜而無爲之時乃無欲也及其應物而動雖未嘗離乎靜然在於事事物物則已有邊徼涯涘之可見故對無欲而言有欲也欲猶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欲耳朱文公答沈莊仲之問亦云徼有邊徼如邊界相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今若必欲以常無常有爲絕句則是常無未免淪於斷滅之頑空而常有乃墮於執滯之常情豈足以觀妙道之體用哉況以常無爲句而下文云欲以觀其妙則於常無之時而亦謂之欲可乎或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固多就者字爲句或有以同字屬上句何耶曰章首旣以無名有名別道與炁次又以無欲有欲分體與用則章末固當合而結之也夫道炁體用固不可無別然初非相離而各爲一物惟無是道則氣無以立無是氣則道無以寓非是體則用無以行非是用則體無以顯道宰乎無而有囿乎氣用著乎體而實源乎體道卽體也氣卽用也體用一源理物

無間。故曰此兩者云云。蓋雖卽冲漠無朕之體而昭然事物之用已具。卽事事物物之用而漠然無朕之體不違。然動靜不同名。物理必有分。是以靜而無名無欲則體也。及至於動而有名有欲則用也。故繼之曰異名矣。則是卽靜之體而爲動之用。初非指動靜爲二本。及置體用於無別也。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惟其一本而異名。所以該體用。貫動靜。混然玄同。而無可指之迹。故曰同謂之玄矣。關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是也。然則所謂玄亦直寄云耳。故又掃其滯玄之累而變化不窮矣。至哉。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纔涉定名。則有對待。相因相軋。如循連環。

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和。去聲。此六對者。相因而有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處。上聲。此無爲也。惟不落於一偏。故六對不得而有。

萬物作而不辭。

此則無不爲也。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此大而化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夫。音符。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惟無爲自然。則奚居奚去哉。

右二章。河上名養身。此章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尙賢。名也。貴貨。利也。惟無所徇。則不外馳矣。夫所謂不見可欲者。非膠其目而不見也。使萬境之雜乎吾前。惟不見其有可欲之處。則情不附物而心澄然矣。所以銖視軒冕、泥看金璧。何欲之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彊。渠良切。知。如字。虛心者、物我兼忘。實腹者、精神內守。物我兼忘。則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氣不餒而骨自彊矣。虛心弱志。則民自無知。實腹彊骨。則民自無欲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夫。音扶。知者知聖人之道。內以之治身。外以之治人。皆然。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是也。

右三章。河上名安民。此章言忘貴尙。泯思慮。則復無爲而合至理。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體冲虛。漠然無朕。而其用則無所不該。雖天地之大。動植之繁。在於其中。亦莫盈其量矣。蓋形有限而理無窮。此固道之大而無外。實不盈也。然而其細亦無內。故雖一物一事。亦莫不各具而毫髮不遺。是以必近察乎此。而不可一向馳心空妙。以求其所謂大而不盈者。故云或也。或之者、疑之也。又繼之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蓋淵者、虛澄深靜而不可測之稱。此其所以爲萬物之宗。本然不可定名。故似也。蓋卽萬物而觀。則必有以爲宗主者。而實未嘗有方體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物莫不有是道。而人獨能全之。故上聖教人修之以極其全也。夫銳者、人之才智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者、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挫則磨礲以去其圭角。而本然圓成者自若矣。解則如庖丁之理解。而紛則其族也。及乎磔然已解。而靜一不紊者自若矣。此修於外以養其中也。和其光。則光矣而不耀。同其塵。則磅礴萬物而爲一。此一於內以應其外也。及其至也。內外一如。而後渾然之全體在我。湛然常存矣。似或者、不敢正指也。蓋道無定體。而執之則失矣。

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者、天地萬物之母。故曰不知誰之子。象者、有形之始。帝者、有物之主。曰先者、其未有形有物之前也歟。

右四章。河上名無源。此章明妙本冲虛而其用不測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仁者生之本。愛之理。三才之大德也。所謂不仁者。不滯於仁。猶上德不德之義也。蓋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以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如束芻爲狗。祭祀之儀。適時而用。已事而棄。豈容心哉。此無私之極。仁之至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橐。他各切。囊也。籥。音藥。管也。能受氣鼓風之物。天地之間。二氣往來屈伸。猶此物之無心。虛而能受。應而不藏也。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陸、河上本皆釋屈作竭。○朱文公曰。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屢也。○司馬溫公曰。能守中誠。不言而信也。○蘇文定公曰。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云云。

右五章。河上名虛用。此章先以天地聖人之事。及遠取諸物。以明其無思無爲。虛中之體既立。則其用自然不息也。不可徒狥於用而不知反求其本之所以然。故教之訥言守中。以爲入德之門也。夫中卽道也。卽體也。則圓同太虛。卓然無所偏倚之稱。以其用則周流無間。在於事物。各無過不及之謂也。守

則學以求至者之事也。及乎功用純熟。則守底瞥地脫落。當體澄然。中斯立焉。或云。中者、中宮黃庭。北極大淵也。謂存神中宮。所以養胎元、襲氣母之要也。此又就形器而言中。亦猶北極在天之中。居其所而爲玄渾之樞紐。則所謂中者於是乎有以寓而可見矣。然樞紐之所以處而元化之所以不息者。又實賴乎中而後能也。若見得徹。則橫說豎說。皆在其中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神者、謂其體之虛而無所不受。而其用則應而不可測也。以其綱紀造化。流行古今。妙乎萬物而生生不息。故曰不死。此卽眞一之精。陰陽之主。故曰玄牝。此言理寓於氣。而玄陽也。牝陰也。蓋陽變而玄妙莫測。陰合而生生不窮故也。○文公曰。至妙之理而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此說。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猶衆妙之門。天地萬物。皆從此出。根猶草木之根。人所不可見。而實爲生生之本。謂陰陽之闔闢而爲天地之本也。其在人身。則元宮牝府。乃神氣之要會。天地同根者也。○曹道冲曰。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冲和而藏器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曹曰。綿者冲和不絕之謂也。道貴無迹。謂之有則滯。謂之無則頑。故云若存。○文定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體此。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右六章。河上名成象。此章言道之體用。氣之陰陽。形之動靜。而人則體之也。蓋因玄牝之生生不已。然後知谷神之不死。因天地動靜之有常。然後識玄牝之所爲。而谷神以理言。玄牝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蓋道之妙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乃宰制氣形而貫通無間者也。或問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眞。上玄下牝。子母相親。又鼻爲玄。吸氣而上通於天。口爲牝。納津而下通於地。今皆不取其說。何耶。曰。是則專局於人身而言也。此章乃直從萬化原頭說起。蓋此道宰制陰陽。生育天地。而卽陰陽之宰。爲人之性。卽天地之氣。爲人之體。故近取諸身。此理實同。自口鼻之說又轉而爲丹訣。而後學因之。爲說愈支離矣。如張平叔云。玄牝之門世罕知。只憑口鼻妄施爲。饒君吐納經十息。爭得金烏搦兎兒。薛道光云。玄牝之門切要知。幾人下手幾人疑。君還不信長生理。但去霜間看接梨。朱眞人云。玄牝之門號金母。先天先地藏眞土。含元抱息乃生成。一氣虛明亘今古。又云。時人要識眞玄牝。不在心兮不在腎。窮取生身受氣初。莫怪天機都漏盡。呂洞陽云。玄牝之門不易言。從來此處會坤乾。呼爲玉室名通聖。號曰金坑理愈玄。用似日魂投月魄。來如海脈湧潮泉。機關識破渾閑事。萬里縱橫一少年。此雖爲方術。以爲至妙。然宗旨之論。則序中已發之矣。列子曰。黃帝書云云。乃載全此一章。蓋古有是書。老子述而不作也。而葛仙公內傳又曰。黃帝時。老君爲廣成子。爲帝說此經。故帝著書乃引此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不生者、生之本。故云生生者不生。是也。凡麗形數者必有限量。今云天長地久者。特人所見者言之耳。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此屈己而忘我。固非計私而爲利。乃理勢之自然。蓋牧謙而光。忘形而壽。

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不與競生。聖人不與人爭得。所以大過人矣。至公一理。不可磨滅。乃長久也。

右七章。河上名韜光。此章明無我之旨。乃可久之道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處。上聲。惡。去聲。幾。音機。近也。守柔處下。乃俗之所惡而實近於道。然麗乎形則於道有間。故曰幾也。

居善地。

卑以自牧。猶就下也。

心善淵。

淵靜而虛明。此皆先存其體也。蓋必有牧謙淵靜之德。然後五者之功用所以行也。

與善仁。

與虛而不與盈。澤博而不報。無私而已。

言善信。

誠信之言。不待期而符契。如潮汐之無爽。及塞必止。洪必流。鑑妍媸而不妄。行險地而不失也。

政善治。

正容而物悟。清靜而民化。亦猶平中準而滌衆垢也。

事善能。

趨變任事。各當其可。猶隨器方圓。任載輕重。及避礙就通而不滯於一也。

動善時。

時行時止。猶春泮而冬凝。

夫惟不爭。故無尤。

有德有功而不爭。乃德之至。此其所以爲上善。夫如是。復何尤哉。尤、過也。怨也。

右八章。河上名易性。此章以水喻上善。明不爭之行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已。音以。止也。揣初委切。治也。○文定曰。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時也。若夫聖人無積。尚安有盈。循理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遺。唯季切。貽也。能體四時代謝之序、亦可以見天道。○劉師立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右九章。河上名運夷。此章明修身。當體自然之理。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離。平聲。此資福延壽經所謂守鍊精魄自然冲冲之意。載乃登載之義。古文用字。多有此例。魄乃形魄精魄之謂。營魄抱一。猶衞形葆精之義。蓋以魂御魄。抱一而不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此襲氣母之義。○文公曰。專非守之謂。只是專一無間斷。純純全全。如嬰兒然。了無知之之心。則柔亦至矣。蓋纔有一毫發露。便有剛了。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此洗心藏密之義。滌。洗也。除。遣也。玄覽。心照妙理也。疵。病也。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爲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爲覺礙。無疵則法愛忘而能所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此言推其緒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芻狗遇之可也。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此言出入往來酬酢變化而主靜也天者自然之門開闔者變化之道雌靜者蓄養之德爲雌或作無雌謂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爲雌也或云無雌乃爲陰邪似間之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此寂感無邊方也○文定曰蓋是心無所不知而未嘗有能知之心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之心則是二也○上三者言精氣神則修身之事也乃存體以致用謂盡己之性以至於命而極其大而化之之地也下三者言其用效則治人之事也乃卽用以歸體盡人物之性而見諸事業之間乃至與天爲徒而精神四達上下並流故功參化育而不居以大其無我之公此聖人之能事大道之玄功也所以下文乃申言之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畜許六切養也○潛被默通不息彰顯忘功忘物洞入冥極

右十章河上名能爲此章爲說不一如劉涇曰黃帝云動以營生魂碧虛曰營魂也白虎通云營營不定貌也載乘也謂使形常柔載魂魄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也○文定曰聖人曰定而神凝不爲物遷雖以魄爲舍而神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口鼻勞於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

也。○文公曰。以車乘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入以孺子蓋載。皆此意。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亦若予論於九歌耳。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也。但爲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以營爲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幷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洪慶善亦謂陽氣充魄爲魄魂能運動則其生全矣。而且皆以載爲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惟非其文意。且若此則是將使神常營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以馳騖於紛拏膠擾之塗。卒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九歌辯證。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魂。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註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噓吸之動者

爲魄。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又謂魄識少而魂識多。則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楊子云。又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日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于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此魂魄之說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音福。輪中湊轂。衆豎木也。轂。古木反。乃外受衆輻所會。中空受軸以爲樞者。當。丁浪反。卽也。無者、空虛處也。謂輻轂相湊以爲車。卽其中之虛。然後有車之用。○文公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空中。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莊子所謂樞使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埏。治然反。和土也。埴。市力反。粘土也。皆陶者之事。此亦固其器中空無。然後可以容物。乃爲有用之器。下意同。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穿也。半門曰戶。門房窗曰牖。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是三者皆於外有以成形。中虛而受物。外有者、適時之利。中虛者、眞常之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是故形神相資。有無相似。而宰形御氣者常無。此所以妙化萬有而利用不窮焉。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亦此意也。

右十一章。河上名無用。此章明有無相資之妙用。以遣其二邊取捨之惑。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令。並平聲。使也。爽、失也。恬淡之眞味。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雖志之動氣常十九。然此章所言。皆由外而惑我者。故告之制於外以安其內。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行。去聲。難得之貨。皆外物也。妨謂傷害也。心愛外物。則於善行有所妨也。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去。口舉切。撤也。此除去之去。非去來之去。腹者有容於內而無欲。目者逐見於外而誘內。爲腹猶易艮背之義。不爲目猶陰符機在目之說也。

右十二章。河上名儉欲。此章明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蓋前章言虛中之妙用無窮。故此則戒其不可爲

外邪所實也。而其要則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如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夫子四勿。必先曰視。皆此意也。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着於物。乃湛然無欲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得爲寵。失爲辱。二者皆若驚。謂不能以自安也。貴顯與患難二者。皆若身之不可辭。

何謂寵辱。寵爲下。

寵爲辱本。因寵然後有辱。故曰爲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不以其道。則必爲得失異其心。故若驚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爲去聲。此又言身爲貴患之本。無身卽忘我也。前不及辱。此不及貴。乃立文以見意。亦以人莫不好貴而惡患。故獨以患言。此蓋由有我見存焉。苟能無我。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夷險不二。苦樂一等。則誰更受貴與患哉。

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郭象曰。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以徇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蓋謂必能貴愛其身。然後可任

以天下。而貴不及愛之深。寄不若託之久。或云知貴愛其身。則能外天下矣。

右十三章。河上名厭恥。此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遺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爲累。況於他物乎。而忘身者。方外之學。能貴愛其身而不以天下爲累者。黃屋非心者也。

視之不見名曰夷。

大象平夷。無色可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大音希聲。寂不可聽。

搏之不得名曰微。

搏。合各切。微妙無形。虛不可執。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

詰。契吉切。夫道非視聽智力之所能及。要必歸於一而後可爾。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皦。古曉切。明也。謂在上不加明。而在下不加晦。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雖繩然有條。運而不絕。然實無物之可名。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北本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文定曰。狀其著也。象其微也。惟非有非無。而有無不可以定名。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惟其非形色而周流無端。所以不可得而隨迎。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時有今古。道無終始。聖人教人體道以治身御物。謂卽其物之有而原其始之無者。則得其本而統之有宗矣。

右十四章。河上名贊玄。此章言道體之冲妙如此。若夫聞不出聲、見不超色者。苟非迷己着物。則必棄有着無。故反覆發明其不卽不離之旨。而使人深造以自得之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文定曰。盡粗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測。

夫惟不可識。故彊爲之容。豫若冬涉川。

彊。上聲。豫者圖患於未然。逡巡如不得已。愼之至也。

猶若畏四鄰。

猶者致疑於已事。蓋建德若偸。退藏於密。戒之深也。

儼若客。

文公曰。儼若客。語意最精。今本多誤作容。殊失本旨。況此七句而三協韻。以客協釋。脗若符契。又此凡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矣。

渙若冰將釋。

外端莊而內寬裕。渙然不凝於物也。

敦兮其若樸。

質素渾厚。圭角不露。

曠兮其若谷。

寬而有容。虛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渾與混同。和光同塵。混泥揚波。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以物汨性者。惟靜以澄之。則本然之清明者徐自復矣。住於寂滅者。惟安而能遷則不滯於一隅而徐自生矣。所以活潑潑地而動靜兩忘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御註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牧謙終節。人之所難。故又戒其矜滿之心。其旨深矣。惟無自滿之心。故能常守其弊而不自有其新成之功。

右十五章。河上名顯德。此章句句有序。以至於成而若弊則盡矣。如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便是這樣子。審若西晉之風。又烏有此氣象哉。

致虛極。守靜篤。

虛靜兼忘。是謂篤極。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芸芸者。動出之貌。虛乃實之根。靜乃動之根。謂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夫靜。天性也。乃命於我者如是而已。及乎感物則動矣。惟動靜兩忘。則動未嘗離靜。而復其本然之天矣。○文定曰。苟未能自復於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惟歸根然後爲靜。命者、性之妙也。易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也。

復命曰常。

物未有能常者。性至於命。則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悟乎此。則明亦至矣。

不知常。妄作凶。

既昧乎此。則緣物而動皆妄也。其凶可知。

知常容。

徹見本元。則差別混融。通塞非礙。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尙誰私乎。

公乃王。

文定曰。天下旣往歸之矣。

王乃天。

黃茂材曰。王者與天爲徒。

天乃道。

天法道也。○文定曰。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劉涇曰。所謂自古固存也。

右十六章。河上名歸根。此章謂悟此道則能虛能靜。與道同體。

太上下知有之。

太朴上古之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是也。

其次親之譽之。

此以仁義結人者。

其次畏之侮之。

此以智力服人者也。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惟自信之誠不足。而後申之以勸賞。重之以刑政。而民始有不信之心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希言自然而民服無爲之化。則太古之治可復。故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

右十七章。河上名淳風。此章贊太古無爲之化。而驚風俗之日下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之隆。仁義之實。隱然於其中而民不知。所謂純朴不殘。孰爲犧樽。是也。然犧樽亦豈離純樸而別

爲一物哉。特其智慧已出。而詐僞亦由是而滋矣。○文定曰。堯非不孝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周非不忠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右十八章。河上名俗薄。此章蓋深憫世道之不古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惟不居其聖。則絕無自聖之心。去小智則大智明。故使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其利博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夫仁義之實。本爲孝慈。惟假其名而忘其實。則其本迷矣。故欲棄絕其迹而復其良知良能之初。則仁義之實。可不言而□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文定曰。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爲有。而盜賊不得則無以行。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令。平聲。屬。之欲反。聖智、仁義、巧利。此三者皆道中之事。由後世徒徇其名。用之以爲文飾。而內誠不足。乃專以智力持世。豈足爲善治哉。至於末流。必有不勝其害者矣。故令反其本而有所統屬。則天下之民各復其性矣。所謂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我無爲而民自化云云。是矣。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賢遍反。此乃屬之地。棄絕之機要也。

右十九章。河上名還淳。此章尊素樸之風。去私欲之累。則其利博矣。陰符經云。絕利一源。用師十倍。是也。或云。絕者。非去絕之絕。乃極其至而人不可及之謂也。必有絕聖。然後能棄私智。下意同。

絕學無憂。

得道忘詮。釋然無累。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唯。維水反。聲順而恭膺也。阿。烏何切。聲高而慢膺也。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若未至乎絕學之地。當知此心寂然無爲於善惡示發之時。乃渾然之本體。至正至善者也。及乎趨善向惡。皆爲動也。然有是身不能不感。故當致察於感物而動之時。謂恭與善則原於理義之正。而慢與惡則汩於形氣之私。其於二者之間。相去不容以髮。而天理人欲分焉。惟欲易流。人莫不然。是不可不畏也。苟能於此察之精而擇之審。守之固而養之熟。乃至於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則雖感應無窮。而湛然虛明者自若。乃純乎天理。了無對待。則慢與惡何有哉。

荒兮其未央哉。

荒大而莫知其畔岸。則是未嘗倚乎恭慢之一偏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怕。白各切。靜也。心目所經。外境方盛。隨時逐物而不知其非。惟上聖徹見其妄。遇之漠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至提孩。心無所着故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曹曰。乘萬物而遊。無所係累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光耀。目衒若昏。謂不分別也。察察。明而不容貌。悶。莫奔切。寬裕貌。

忽若晦。飂兮似無所止。

飂。力幽反。如長風飄揚之狀。夫淵靜容物。乃混然之全體。變動不居。乃大用之流行。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文定曰。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爲宗。如嬰兒求食於母也。

右二十章。河上名異俗。此章貴□絕以立標。復舉諭以明理。次格凡聖以對辯。終諭獨行以□宗也。或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爲。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如臧穀亡羊之意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爲。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名處着眼始得。若直以爲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入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甚也。謂盛德也。德乃道之所以形見者。自是推之。則凡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謂從道中出也。

道之爲物。惟恍與惚。

有無不可定指之也。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此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者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知焉。於至無之中。而眞一之精。湛然獨存。感之卽應。豈非信乎。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文定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衆甫之變。

日逝而不停。然甚眞之精。常存而不亡。聖人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亦以能體此道故也。

右二十一章。河上名虛心。此章明至道之眞。得萬物之常也。

曲則全。

上聖卽心而卽道。或曲或直。惟義所在。莫非全乎道也。苟處時之變。則曲身以全道。惟能曲則不忤於物。內以全身。外以全物。

枉則直。

枉乃所以爲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窪則盈。

窪。烏瓜切。　㽔也。如地之窪下。則水滿之。蓋謙受益也。

弊則新。

闇然而日章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故於至約之中。而是體之全。是用之妙。罔不具焉。

多則惑。

凡事多端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此隨時趨變以道。而在乎以謙約爲主。故聖人惟抱一以爲天下古今之準的。所謂抱一則全體是道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形甸切顯也。此教學者養德之方也。蓋抱一則無我。若更自見自足自伐自矜。則是我見未忘。又烏可以言一哉。惟至於無我之地。則自然光明盛大。愈久愈新。心法雙融。人我俱泯。何爭之有。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蓋老子述而不作。所謂曲則全等語。皆古文也。此申其言之不妄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明其曲枉之道。則道之大全。實皆歸諸己矣。道乃人之固有。故曰歸。言復其初也。夫如是。則直與盈者大矣。

右二十二章。河上名益謙。此章示柔順之謙。全成和之德也。

希言自然。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聖人言出於希。皆由其自然。故久而不窮。○溫公曰。有道者不言而信。故曰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者狂疾之風。驟雨者急暴之雨。此陰陽擊搏。忽然之變也。然終不能勝清寧以自然。故不能久。自

旦至中爲終朝。自旦至暮爲終日。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苟反常、則非自然。雖出於天地。亦不能久。況於人乎。然天地亦不能無反常之時。則人亦豈能免於失哉。

故從事於道者。

惟從事於自然之道者。其心有常。乃能體道之所爲。故樂與而善誘。無所不同之也。

道者同於道。

此安行者之事。然上聖生知。猶資學以成其道。所以德不孤必有隣。是故同於道矣。

德者同於德。

此利行者之事。學知而必求以有得於己。

失者同於失。

此勉行者之事。謂人之氣稟。苟或失於偏。然其性則未嘗少異。故亦與之同而化之。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雖因其所稟之殊。而所入不得不異。然苟能同而化之。及其得。則成功之一也。

信不足。有不信。

惟自信之誠不至。故因其失而疑之。是以有不信之患。苟不信矣。雖與之同。亦不能化之也。必深造自得者。然後安然於不疑之地。

右二十三章。河上名虛無。此章明自然之道。可以常久。然至易而守難。故天地之大。苟失其常。亦不能久。況於人乎。其於人也。性固同而氣稟則異。或梏於形氣之私者。則失其自然之性。然而性未嘗失也。惟在乎先覺者。善方便以覺之。同其事以攝之。則可以復其本然之自然矣。莊子云。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是此聖人大同之德。無私之教。所以順其自然。曲成而不遺也。惟終於自暴自棄者不與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去智切。與企同。跨其兩端也。○溫公曰。違性之常。而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自見者不明。

自顯者終不明。

自是者不彰。

蔽於己是者。夫誰信之哉。

自伐者無功。

自誇其勞者。人不以爲功。

自矜者不長。

眩其能則不可以久。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贅專稅切附餘之肉也行下孟反惡去聲○溫公曰是皆外競而內亡者也如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餘之形適使人醜

故有道者不處。

處上聲謂不處心於此視若脫然也

右二十四章河上名若思此章謂主一者足於內而不矜於外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先悉薦切夫道混然成體自古固存而兩儀因之以生物卽道之爲物之物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寂然無聲也寥邈無形也以其體則卓然無所對待而不變不遷以其用則周匝運行而不危不殆此蓋卽本然之全體而有流行生育之妙用焉母者生生之本也不可指爲一物故讚之以寂兮寥兮又非溺於空寂故兼體用而言獨立周行而生物也不測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爲之名曰大

彊、上聲、此實無得而名焉。

大曰逝。

逝、往也。謂往被於萬物也。

逝曰遠。

無往不周。

遠曰反。

極其遠則其大無外。反而求則其小無內。蓋遍乎萬物而未嘗離本故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夫道超乎天地有形之先。故章首云先天地也。而亦未嘗不在乎天地有形之中。故復云域中有四大也。若由道言之。則天地與王皆不足言其大矣。然道亦豈外是三者而別爲一物哉。故卽域中而言。則世人惟知是三者之大而不信道大。是故云耳。初非謂道亦域中之一物也。學者不可以辭害意。申言而王居其一。言者謂人者天地之心。而會乎道。所以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凡於萬物之中靈秀者莫出乎人。而王統之故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者、相因之義也。故語其序。則人處於地。形著而位分。地配乎天。而天猶有形。道貫三才。其體自然而

已。謂推其相因之意。則是三者皆本於自然之道。蓋分殊而道一也。故天在道之中。地在天之中。人在地之中。心在人之中。神存心之中而會於道者也。是以神藏於心。心藏於形。形藏於地。地藏於天。天藏於道。○文定曰。使人一日復性。則是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右二十五章。河上名象元。此章讚道大而自然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重。直用反。輕。起政反。寡謀之類。躁。早報反。離。去聲。輜。莊持切。大車也。君子之道。以靜重爲主。不可須臾離也。如輜車之重。不敢容易其行。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觀。古亂反。處。上聲。夫榮觀在物。燕處在己。惟不以物易己。故遊觀榮樂。無所係着。而超然自得於物外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乘。去聲。身輕。如字。謂萬乘之尊。不可縱所欲之私。而不顧天下之重也。輕則妄動。故失助於臣。躁則擾民。故失其爲君之道。或云君輕則失助於臣。臣躁則失於君矣。

右二十六章。河上名重德。此章言靜重然後可以爲有物之王。或曰近取諸身。以心爲君。氣爲臣。輕則心妄動而暴其氣。躁則氣擾亂而反動其心。蓋君爲民物之主。心爲一身之主。所當靜重。則無爲而成功。

善行無轍迹。

行。下孟反。輪輾地爲轍。天與道爲一。何迹之有。

善言無瑕謫。

瑕。下家反。玼病也。謫。直革反。過也。惟和以天倪。故無口過。

善計不用籌策。

道一而已。總括萬有。

善閉無關揵而不可開。

揵。其偃反。柜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揵。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而天之大亦不能出乎其外。是謂善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妙本湛然。不爲法縛。不爲法脫。堂堂密密。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於刻意尙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達方便之門。則反爲教相所縛。故不能徹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者。無爲而已。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爲善哉。惟彼方執着有爲。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我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葉夢得曰。常之爲言。無時而不然也。

故善人不善人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謂因其不善而教之使善乃所以爲善救也則是資其不善者以爲吾施教之地矣○林東曰因其不善而不爲之是可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夫道之要妙非教能到故至於不貴不愛之地則知無我人雖大智而莫測蓋能所俱忘是曰獨化者也

右二十七章河上名巧用此章明名迹雙泯教理兼忘傅奕云常善救人等兩句獨得諸河上古本無存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離平聲知彼守此則所守者非勉彊而有常夫雌靜謙下衆必赴歸猶水附地相守之審在乎有常則雄動高強之念不作故性淳氣和無欲之至而赤子之心不失此專氣以致柔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以恬養智與道冥一則可爲天下之所取式以其德有常而不變不差故用未嘗窮量未嘗極此恬與智交養而成和也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爲衆所歸而取式。則榮矣。故處之以辱而受衆垢。有如谷之能容能應而未嘗匱乏。則復於渾然之全體矣。此和行而成德也。自嬰兒與無極。言入德之序。而復於樸。乃其所至之地也。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長。上聲。樸卽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歸於樸則體斯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散樸而器以應萬物。道之用所以行也。聖人用此道以爲民物之主。亦因其理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裁割。○曹曰。大制猶天地之造物。物隨性而自成。不煩裁製也。

右二十八章。河上名返樸。此章明牧謙以容物。泯迹而返樸。故其用不窮。或云雄者天一之水。在人爲精。雌者地二之火。在人爲神。白者金也。黑者水也。此又一家之論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乃天地神明之神器也。惟順其自然而自治。將欲取而爲之。是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身猶天下也。故黃帝南望而玄珠遺。機心方存而純白不備。

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煦、煖也。吹、寒也。強、盛也。羸、力爲反。弱也。載、成也。隳、許規反。壞也。有爲之物。必屬對待。消息盈虛。相推不已。惟抱一者。不入其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右二十九章河上名無爲此章謂惟無爲自然則可以有常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彊渠良切好去音聲還旋處上聲　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下奪民力故荊棘生焉上干和氣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

已音以下並同兵固有道者之所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焉在乎善用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爲果言殺敵者令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彊於天下哉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彊

果以理勝彊以力勝惟果則有隱然必克之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彊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物壯極則老兵彊極則敗故兵之恃彊則不可以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速其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止

右三十章。河上名儉武。此章謂輔相以道。則人心愛戴。而用兵爭彊。不足服人。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惡。去聲。處。上聲。下同。佳兵者、用之善者也。然兵終爲凶器。凡有知覺之物。猶且惡而避之。況有道者乎。惟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故不處心於此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爲陽。陽好生。右爲陰。陰主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聖而不美。

恬。杜覽切。安也。好生惡殺。而無心於勝物故也。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之下。

樂。去聲。惟不嗜殺人者。爲能得天下之志。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喪。平聲。○碧虛子曰。右爲陰。主死。故喪禮尚右。凶也。上將軍專殺伐之權。故處右。偏將軍則不專殺伐也。

○黃曰。夫兵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之爲人害也。身猶國也。利欲之害人亦然。惟有道之士。虛無恬淡。無所慕悅。尚何慮於外物聲色之害吾也哉。

右三十一章。河上名偃武。此章謂兵者不祥之器。不可以爲常也。王弼云。此章疑非老子所作。然此語蓋因時而發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令。力正反。猶教命也。樸、喻道之全體也。以其無形。故曰雖小。以其先於品物。故莫能臣。○溫公曰。王侯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亦猶冲氣合一而甘露降。出於自然。而平施徧被。豁然浹洽於萬物。此所謂三才用會于道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文定曰。散樸爲器。故因器制名。然豈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將知心而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危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曹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派終會于宗。殊名同歸於道。

右三十二章。河上名勝德。此章言守道則可常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爲智。知人也。蔽盡則明。見性也。既明則非惟自知。亦可及人矣。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

血氣之勇不可有。故勝人以力者。非所尙也。理義之勇不可無。故克己復性。則不屈於人欲。而彊莫加焉。

知足者富。

惟自知。故知足常足。綽然有餘。

彊行者有志。

惟自勝。故志於道而自彊不息。則物莫奪其志。而與天同健矣。

不失其所者久。

所猶艮卦止其所之所。惟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雖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乃無日而不自得。所以久也。

死而不亡者壽。

惟能自知自彊而不失其所。乃壽之實也。此卽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而獨存。是烏可以數量論哉。初非言精神魂魄。物而不化。猶有滯乎冥漠之間也。於此須見得徹。　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

右三十三章。河上名辯德。此章首言自知。則智及之矣。然後立志果而安命分。乃至力行以極其所當止。是以沒身不殆也。此女偊之所以必朗徹見獨。然後能無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是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通作泛。無滯貌。惟不麗於一物。不離乎當處。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是以左右逢其原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物之所以資始。生而不遺。且不自有其能。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仁乃愛之理。故仁養生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常靜而無朕迹之可見。亦小之至矣。萬物交往而莫窺其相量之限。故恢恢焉而無形體之可卽。亦大之至矣。此所以汎兮其可左右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我則小矣。惟上聖與道爲一。所以大也。

右三十四章。河上名任成。此章謂成光大之德者。皆由於法道也。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者、體之而不違也。道爲萬物母。物來附德。猶子歸母。往者、歸也。然衆之歸。苟存有我之心則害矣。惟上聖虛己存誠。利而不害。故兩不相傷。而其心安靜平和舒泰也。○莊子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不傷物。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亦此意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樂。音岳。出聲。淡。徒暫切。謂不知執大象而拘局於一曲之道者。亦猶樂聲之快耳。芻豢之悅口。過客之留止。

雖亦可以聚人於片時。然終有時而窮。則彼將捨之而去矣、莊子喻蘧廬止可以一宿。是也。若夫大道。則雖湛然無形聲臭味之可得。然其用則不可盡矣。既盡也。

右三十五章。河上名仁德。此章明體道之效無窮。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夫張極必歙。與甚必奪。理之必然。所謂必固云者。猶言物之將歙。必是本來已張。然後歙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其機雖甚微隱而理實明著。惟以清靜柔弱自處者。不入其機也。

柔弱勝剛彊。

惟柔弱自居。則無心於勝而理自然也。此守復之說也。若剛強則是已過盛矣。衰必隨之。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蓋抱道在己而退藏於密也。利器者、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有國者秉其機以制人者也。非惟不可以示人。蓋亦不得而示於人也。陰符所謂盜機。是也。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文定曰。魚之爲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彊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德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右三十六章。河上名微明。此章示消息盈虛者理之常。而守柔弱者不入其機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寂然不動。萬理畢具。感之則應。萬事不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

常體夫至道。則不教而自化。然久則必變。譬如嬰兒之發知。又當定之以無欲。無欲故靜。乃道之全體也。所謂無名之樸。是矣。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苟有欲樸之心。則失其全體矣。此乃盡性以至命。大而能化者也。夫如是。乃謂之眞靜。故天下之物莫不成化。而各全性命之正矣。

右二十七章。河上名爲政。此章明體道而能化。復兼忘於玄悟也。自首至此。凡三十七章爲上篇。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卷下

德經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乃所以有德。○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王顧等云。有德則遺其失。不德則遺其得。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拳拳服膺而不敢失。是未能化者也。故必上德爲有間矣。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以者、用也。謂無用於爲也。下同上德者。至德也。無爲而已。

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此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乃行而未至者之事也。以其尙滯於有爲。故未能全乎至道。此皆釋其所以爲上德下德之分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專言之。則可包四者。此非指統體之仁而言。故於上德爲有差等。然仁者靜。雖爲

之而無用於爲也。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義者事之宜。而有割截之意。故次焉。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實以忠信爲本。而尙繁文則末也。今曰爲之。則從其文以彊之。有不肯從。則繼之以攘臂。而末流有不勝其弊矣。老子時當尙文之極。故獨言之也切。蓋欲以無爲自然之道化斯民也。此三者只言上。而下者已不足言矣。攘臂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仍、繼也。○温公云。仍、引也。字或作扔。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體混然。乃天地人物之所公共也。人體是理而得諸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初非道之外別有所謂德也。但旣謂之德。則有上下倫辯之分。乃不若道之偏該。故不德則德之至。而全體是道矣。若夫執而有之。則下德之未能化。而失乎道之全也。故曰失道而後德。關尹子曰。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是也。蓋德之名顯。則道之名泯。仁之名顯。則德之名泯。愈趨愈下。而所尙亦愈偏矣。莊子曰。道隱小成。信哉。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徇文之極。故其本質漓。而末流則亂之所由生。孔子所以欲從先進。皆此意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此用智者之事也。謂從智於求明。或臆度而屢中。然終不能以周知通所以弊其自然之明覺。乃愚之始也。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蓋弊於華藻。則不能全大道之純素。非愚而何。

是以大丈夫。

有高世之志而不徇流俗者。謂之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處去並上聲。蓋亦反其本矣。○文定曰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故樂其有得於下而迷其上。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自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哉。

右三十八章。河上名論德。此章明全德而勸還淳。或問道德五常。其有辯乎。其無辯乎。何用之異也。曰。烏乎無辯。道則統體者也。德則隨其量之所充而得諸己也。道猶混然之元氣也。德猶年與時之名也。仁義禮智。猶春夏秋冬之號也。全是四者。則曰一年。得其仁之盛。則曰春。禮曰夏。義曰秋。智曰冬。各得其實之謂信。故每季土旺一十八日。猶此義也。有仁之義。則生中有殺。義之仁。則殺中有生。如二月榆死。八月麥生之類也。其於天下也亦然。皇極經世書曰。三皇以道化天下。五帝以德教天下。三王以功勸天下。五伯以力率天下。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也。五帝之世如夏也。三王之世如秋也。五伯之世如冬也。老子與關尹相遇之時。其

當秋冬之交。蓋欲以貞固之道。化斯世而復春乎。或曰序不同。何耶。曰經世有因有革。故依順布之敍。此言名跡之流弊。故全其華。如化書云。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然則居實處厚。乃信之實。又所以爲始之終、終之始者歟。○郭德元嘗問於朱文公曰。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老子曉得禮中曲折。蓋他曾爲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如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原缺

夫一卽道也。自古固存。故云昔也。凡物各具而道未嘗異。故曰一也。天以之淸。地以之寧。神以靈。谷以盈。萬物以生。侯王以正。其各能致乎當然之分者。皆一之所爲也。○溫公曰。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謂一也。

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蹷。

蹷。其月反。顚仆也。天之所以淸明而職生覆、地之所以寧止而職持載者。得一也。苟無以淸寧。則必有缺

裂震發之變。由失一也。然一未嘗失。故云將恐。蓋致疑之辭也。且一之爲物。無去無來。奚得喪哉。直氣數之或餘或縮。莫能稱是一之所爲耳。故陰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如晉惠帝元康中。天裂數丈。殷然有聲。周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蓋此類也。乃至神所以謂之神者。以其靈而已。而其所以靈。則得一而已。苟無以靈。則是其靈已息矣。歇、息也。谷無以盈。則不能受而應。亦有所窮矣。故曰竭也。萬物則資一以生。失之則滅。侯王無以正。則是失道不能以自安。而國家不可保矣。雖然。一非無也。特外邪客氣或有以蔽其正爾。首言天者、形之大也。終言王者、天地民物之主也。惟王能全其一以爲天下正。則天地位而萬物育矣。○碧虛子曰。會歸戒于王侯。是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

穀、美也。邪。音耶。 文定曰。夫一果何物哉。視之無形。執之不得。亦天下之至微。此所謂賤且下也。侯王以孤寡不穀自稱。言得一以爲之本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琭。音祿。玉貌。珞。字當作硌。音洛。石貌。數。入聲。速也。謂不能牧謙以賤爲本。而欲速致貴高之譽者。是數譽也。如此。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是無譽也。然亦復不欲如玉之貴而不能賤。石之賤而不能貴也。蓋惟不倚於一物。則不可得而毀譽貴賤矣。此苟非得一者孰能哉。

右三十九章。河上名法本。此章讚一之功用至大。而終則告以毋執於一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靜者道之所以動。體弱而用實彊也。言動不言靜。言弱不言彊。乃互文以見意。而體用之義亦明矣。謂復乎靜有以立其體。然後動之用所以行。語其體之寂然無朕則弱矣。而其用之遠而不禦。亦彊矣。此雖體用動靜周流無間。然而動也必本乎靜。用也必源乎體。故元化之工。則藏於冬。乃所以蕃於春。爲學之道。則精義入神。乃所以爲致用之本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又以生物之義證之。謂凡物皆自氣化而形生。乃生於有矣。然原其始之所以生。則道也。而道初無形容聲臭之可卽。故曰生於無。

右四十章。河上名去用。此章明崇體以致用也。或云道以靜爲正。故動則爲與道相反矣。若爾。則是以道爲專屬於靜矣。殊不知動靜者氣也。而道則宰制乎動靜而不囿乎動靜者也。或云反常合宜。乃道之動而應變。此顯權也。以弱自守。乃道之常用。此顯實也。而有生於無。則權實泯矣。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道非形聲。不可見聞。惟上士所稟純靜。見識超越。故一聞無疑。如空印空。造次不違。中士見之。可上可下。故或信或疑。下士則智不足以明。信不足以守。莊子所謂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故大笑之也。

建言有之。

謂古之立言者有曰。下文皆勤行之狀也。

明道若昧。

惟明了精微。故遺形去智而含光不耀也。

進道若退。

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無爲。故若退也。

夷道若類。

夷。平也。類。盧對切。絲之不勻也。高下俱融。與物無際。然以俗觀之。則若有節類而不可取以爲用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

太白若辱。

忘色相者能納汚也。

廣德若不足。

廣而有所限量。則非廣矣。惟德至廣而不自以爲足。故能廣也。

建德若偸。

潛修密行。立德而不自衒也。玄綱論云。功陰則能全。亦此意也。

質眞若渝。

渝。羊朱切。變也。質眞。純素也。惟文質兼備。則不執於一。故隨物變而內不失其眞。外若渝也。

大方無隅。

隅者、角地也。大方無畛域之可窮。故無隅。

大器晚成。

積之久者發必洪。故大器則不速成。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故大音希聲。經云。無象之象。故大象無形。此雖超乎視聽之表。然而冥冥之曉。無聲之和。亦何嘗不昭昭然於見聞之間哉。是皆中士之若存若亡。而下士之所以大笑也。此十二者。乃道之或隱或顯。寓於事物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焉。

夫惟道。善貸且成。

貸、施與也。成、謂物賴之以成功也。

右四十一章。河上名同異。此章言道之大全。中下難知。蓋道無形無名。故不可以有爲之功而致其極。惟能潛沈涵泳。則道自來居。此道之所以善施與萬物而成其全之無私也。是以古之學爲己。而終至

於成物者。體此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朱文公曰。道卽易之太極。一乃陽之奇。二乃陰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其曰三生萬物者。卽奇耦合而萬物生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此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形變之始耳。不得爲非數之一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凡動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植物則背寒向暖。而冲氣則運乎其間。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曰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之以中和。而充乎形質。爲神所乘之機也。○溫公曰。萬物莫不以陰陽爲體。以冲和爲用。○文簡曰。陰陽氣偏。及交會而氣和。是二之交焉而三。三之偏焉而萬者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惡。去聲。○溫公曰。滿招損。謙受益。所以去甚泰。就中和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彊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彊。平聲。苟知損益之義如此。則人之所以設教。亦宜皆以我冲和之義教之。是知彊梁者妄之極。而終至於不得其死。尤當知警而不可從也。故曰。吾將以爲教父。父者、本也。且教乃師道。然師則尊而不親。父

則尊而父親。是以言而隱情。如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卽此意也。今專曰父者。教道主尊嚴也。

右四十二章。河上名道化。此章言道寓於陰陽而生萬物。亦莫不以冲和爲用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

間。去聲。惟道無形。故曰至柔。惟物有質。故曰至堅。馳騁猶運化役使之意。道之妙物。皆以無形而鼓舞有質也。夫道體無有。化生衆形。泰山秋毫。待之成體。故其入於物也。初無間隔。又道體圓攝。無之與有。並囿其中。混然無間。是則道在物中。物在道中。皆無間也。人能體之。則相得性融。廓然無爲。而利益不窮矣。○文定曰。聖人惟能無爲。故役使衆彊。出入羣有。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希。罕也。○王輔嗣曰。至柔不可析。無有不可窮。以此推之。故知無爲之道而有益於物也。夫孰能過此哉。

右四十三章。河上名徧用。此章讚虛柔無爲之有益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身者、神之舍。豈不親乎。名者、實之賓。其可尙乎。況身一而已。外物無窮。苟棄身而徇名。役一以求多。愚莫甚焉。蓋人能弘道。故身者道之本也。○文定曰。若夫忘我則身且不有。況名與貨乎。

得與亡孰病。

溫公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文定曰。不得則以亡爲病。既得而病失。又有甚焉。

是故甚愛必大費。

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皆甚愛之迷也。

多藏必厚亡。

無藏則無所亡。○開元註。甚愛名者必勞神。非大費乎。多藏貨者必累身。非厚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惟審於內外之分。則知止知足。而無得失之患。故能安於性命之常。亦何殆辱之有。所以可長久也。漢之二疏。曾事斯語。

右四十四章。河上名立戒。此章明去僞全眞則可久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敝。毘祭切。敗壞也。體至道之大全。而盛德若不足。故其用愈久而愈新也。

大盈若冲。其用無窮。

道備於己而有若無。實若虛。故積愈厚而用愈不窮。此兼用而言。下則略文也。

大直若屈。

能量之大。故直而不肆。初無涯涘之可窺。然於正己以矯物者觀之。則若屈也。

大巧若拙。

其功用至於參贊化育。雕刻衆形。而體則無爲。故若拙也。

大辯若訥。

離語默而萬理昭融。超見聞而重玄了悟。故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淸靜爲天下正。

動屬陽。靜屬陰。故躁勝寒。靜勝熱。然皆未免於一偏而有所對待。若夫淸靜者。則御六氣之變。乘天地之正。動未嘗動。靜未嘗靜。而動靜一致矣。故爲天下正。

右四十五章。河上名洪德。此章言體大道之全而爲天下正。或云。苟成而不若缺。盈而不若冲。直而不若屈。巧而不若拙。辯而不若訥。是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也。惟泊然淸靜。則非成缺辯訥之所能定。而後無所不勝。乃所以爲天下正。而能成其大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與卻同。除去也。糞。治田疇也。戎馬者。備戰之馬也。郊者。二國相交之境也。以內言之。心君泰然。則却返氣馬以培糞其本根。反是則氣馬馳於外境矣。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究其根本。原於縱欲。○文定曰。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必戎馬之所自起。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黃茂材曰。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適不足。

右四十六章。河上名儉欲。此章戒貪求之貽害。貴知足以爲常。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溫公曰。得其宗本故也。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溫公曰。迷本逐末也。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蓋淸明在躬。無爲而已。○溫公曰。至理不易也。

右四十七章。河上名鑒遠。此章言有眞知之明。則可以超見聞之域。故無爲而化成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開元註云。因益以積功。忘功而體道。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取者、取而化之也。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之意。　黃茂材曰。無所不知。而後可以言學。故學欲日益。益者已化。然後可以言道。故道欲日損。然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彊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爲損也。直須瞥地脫落。前後際斷。乃至無爲之地。故能無所不爲。而應用不窮。施於天下。綽綽然矣。

右四十八章。河上名忘知。此章言損有集虛。其益無窮。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惟聖人無我。故其心不滯於一。而物來順應矣。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御注云。舜之於象。所以善信者至矣。　人之有生。同具此理。聖人於人。莫不皆以善信遇之。此聖人之德量也。蓋善不善信不信在彼。而吾善信未嘗渝。此聖德之善信矣。苟善善信信而絕其不善不信者。則豈所謂常善救而不棄哉。

聖人之在天下。惔惔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惔。（圖協切）憂勤貌。爲（去聲）渾。（與混同。胡本反）天下之善惡信僞。皆未知所定。聖人則惔惔然爲天下渾心。蓋欲融化其異而混合其同。故無善惡無信僞。皆一以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吾皆以嬰孩遇之。若保赤子。此聖人之誠心也。則彼亦將釋然而自化矣。皆孩之。意謂不生分別也。

右四十九章。河上名任德。此章明虛心而應物。均養以自然之德。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其出入乘氣機耳。故是氣之伸。則萬物出於機而謂之生。是氣之歸。則萬物入於機而謂之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十乃成數。故舉爲例。蓋謂自生至壯。乃炁之伸。生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自老至死。乃氣之歸。死之徒也。於十分之中。居其三焉。人之生也。自壯及老之間。乃動而入用之時。亦十中居其三焉。苟動失其正。則用壯從妄。皆動之死地矣。經云。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是也。夫何故者。設問之辭也。以其生生之厚者。答之之辭也。謂由其益生欲厚而不能忘我。是以逐於妄而之死地耳。蓋惟溺於貪生。則必有死爲之對。而於不屬生死無所對待之一者反昧矣。故經云。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或云。妄念芸芸。乃生生之甚也。亦通。苟能至靜以養虛明。則動未嘗離靜。而動靜兩忘。乃善攝生者之所爲也。○文定云。生死之徒。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徒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者。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兕音似。山海經云。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似野牛而一角。蓋聞者、謙辭。不敢自道也。夫反流全一。

攝念歸無。乃善攝生者。關尹所謂亡精神而超生。是也。如是則一亦不立。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無自而入焉。所以數不能拘。患不能及。生地且無。安有死地哉。故曰。至人無已。與道同體。

右五十章。河上名貴生。此章明善攝生者以至無爲宗。故能遠患害、超生死也。然爲之說者不一。如河上公、韓非、碧虛子、葉夢得、林東、皆以四支九竅爲十三。而動靜屬於生死。昧者自戕自賊。動與惡會而之死地矣。若是則死之徒與動之死地者。皆無以別。況是特形耳。其所以動靜者。豈由此哉。杜廣成以十惡三業爲十三。又有七情六慾之說者。李文恕曰。腎爲坎。生門也。心爲離。死戶也。皆一周十二辰。消而再始。是爲十三。且遺其動之死地之十三。開元註孫登司馬郡王曹皆曰。十人之中。各有三人焉。大率謂柔弱以保生者十中有三。則彊以速死者十中有三。又志愛生而不免趨死者亦十中有三。曹曰。修長生者生之徒。修寂滅者死之徒。枉縱之人全以嗜慾動作。皆趨死地焉。蜀趙氏又以五行生死數爲十三。其說以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己亥獨居四之訣起數。如水在於申。申數七。死於卯。卯數六。合十三也。餘可例推。此乃合生死之數而爲十三。則經文當云生死之徒十有三乃可矣。黃曰。水之成數六。火之成數七。爲十三。雖近註多取此說。然矢口成書。豈必若是。況五行而獨舉其二。且棄生數而獨取成數。果何謂乎。又有出腎水而入於心。爲出生入死者。且引張平叔陰裏十三、陽中六十之詩爲之證。所謂攝生。則是取坎之實以點離虛。至於無死地則變成乾體矣。其說似通而實非經旨。文定曰。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

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息。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所謂動之死地者也。而清源子之說亦然。但死之徒與動之死地。亦若無別。愚所以獨明是氣之伸屈爲生死之徒。而以入用爲動之死地也。蓋仙道貴生。故方生之氣。陽也。況乎天。鬼道貴終。故以退之氣陰也。況乎地。人道貴心。則可以生可以死。故入用之氣中和。況乎人。至所謂不生不死之一。則非數而數以之通。不用而用以之成。乃況乎道。此其所以周流乎三者之間。而非三者之所能拘也歟。猶經世書三用而一不用之意。亦三以況天地人而一況道也。故以元亨利貞之交爲交數。其貞與元之間。有無之極也。是以無數。故無數則存乎荄核乎。前輩以康節爲得老子之旨。信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道爲萬物母。德乃道之在我者也。在天地爲天地之德。在聖人爲聖人之德。道則始之所以生生者。德則牧養羣衆而不辭。非其德則萬物不得遂其生。故云畜也。物者皆道德之所以形見者也。勢者萬物之理相因而成者也。如是則烏得不知崇其本哉。所以莫不尊道而貴德也。夫受命於天。則爲天子。受命於天子。則爲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卑賤之。而道在萬物之先以制其命。果孰能爵之乎。惟予奪不屬他人。故常自然。而所以尊且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長。上聲。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而不有不恃不宰。皆出於無我。此乃德之至深矣遠矣。故曰玄德。八者之

義。則資始之謂生。包涵之謂畜。遂其形之謂長。字其材之謂育。輔其功之謂成。終其時之謂熟。保其和之謂養。護其傷之謂覆。首言德畜之。而此則皆歸於道。蓋莫非道也。首言道而終歸玄德者。苟不至德。則止道不凝焉。其實一也。

右五十一章。河上名養德。此章言妙本應感生成之旨。明萬物尊道貴德之由。次美生育之功。終讚忘功之德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而物各資始以生。故謂之母。原乎始既得其母。則體斯立矣。又當察其未嘗不在乎有物之中。則凡資於道而生者。莫非子也。故反乎沒以知其子。則用不窮矣。既知其子。又不可迷本逐末。故告之以復守其母。人惟體乎無爲自然。而純亦不已。則萬物萬事亦各自得其所。此外初無別法。亦非有意於守也。所謂應物者化。在躬者神。如斯而已矣。蓋道之體混然。則萬殊之所以一本。故得其母以知其子。道之用無窮。則一本之所以萬殊。故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夫如是。故能混本末精粗爲一致。而原始反終。死生無惑矣。故云沒身不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易云。兌、說也。蓋心意愛悅則染着也。門者、諸根之門也。曰塞曰閉。則告學者守母之行也。謂愼言語。節飲食。閉情念。葆神氣。神聽以禮。動靜以和。此皆所以養形而養德也。是以終身不勞而有成。苟或反是。

則捨其內而專務於悅外。故終身役役而不救。

見小曰明。守柔曰彊。用其光。復歸無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遺唯季反。貽也。惟道無形不可以目窺。可謂小矣。不可以力得。可謂柔矣。察之精而不爲物所蔽。故曰明。守之專而不爲物所奪。故曰彊。學者潛心體察。放下玩味。則涵養之功得矣。又見與守是用功處。明與彊乃效驗處。明者、體也。光者、用也。言靜存之體既立。則動察之用必行。猶明之光照物。體不傷而用不窮。然又須和其光而不耀。冥其慧於無知。則退藏於密而殃咎不能及矣。如是之謂善傳襲眞常之道也。夫德愈盛則心愈下。既到此地。自無遺殃之患。此爲學者語也。

右五十二章。河上名歸元。此章明返本還元之道。或云始者氣也。凡人受氣以生。則氣爲母。而神則寓於氣。故爲子。母子相守。則神安氣專。此亦入道之初機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大道坦然。無從無適。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所施設作爲而已。今欲介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是此心先有所倚着矣。故惟如此施爲。是可畏也。蓋前章既勉人以守母之行。故此又戒人以有爲之害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好去聲。定觀經云。背道求道。怨道不慈。蓋好捷徑則終無可至之理。

朝甚除。

朝者、國主所居之地甚除、謂多用也。而心君之多思慮也亦然。

田甚蕪。倉甚虛。

謂內無所儲也。若以身而言。則田、三田也。倉則精氣所藏之地。如胃爲太倉之類。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厭、多也。此皆不務修內而反矜施其外。是誨盜也。夫豈大道之行也哉。此傷歎之辭也。○溫公曰。服美不稱。貪積不厭。故曰盜誇。所以有此誇者。豈非本欲行道而更鑿以致失哉。

右五十三章。河上名益證。此章言有知不足以明道。好徑不足以行道。及以未證爲證。未得爲得。皆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惟道範圍天地。流行古今。該上下而不拔。周萬化而不脫。陰陽之相代。故新之相易。猶子孫相承而不窮也。學者必先建中以立其本。則實無所倚而不可拔。抱一以專其守。則實無所執而不可脫。及德盛而利他。則後覺之所宗。乃至源深流長。傳之後世。愈久而愈親也。○溫公曰。不拔者、深根固蔕。不可動搖。不脫者、民心懷服。不可傾奪。不輟者、享祚長久。是也。

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眞則不僞也。餘則綽然裕如也。長者、無不及也。豐者、無不足也。普者、無不徧也。蓋道之眞。以治身。其緒

餘以治人。然修之身。此理也。推之國家天下。不外乎是而已。○溫公曰。皆循本以治末。由近以及遠也。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觀之之道。其則不遠。豈假他求哉。蓋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當默契於語言之外。○開元疏云。以修身之法。觀身實相。本來清靜。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迥契中道。可謂契眞矣。

右五十四章。河上名修觀。此章明修身以及物。修之彌廣則所及彌遠。致知格物。不外乎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至德。如嬰兒然。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螫。音適。攫。厥縛反。搏。音博。虛船觸舟。雖偏不恕。全天之人。物無害者。○碧虛曰。毒蟲蜂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類以爪拏按曰據。攫鳥鵰鶚類以羽距擊奮曰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朘。子和反。又子垂反。說文云。赤子陰也。○文定曰。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非心動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號。戶毛切。啼也。嗌。音益。咽也。嗄。所嫁切。聲嘶也。○文定曰。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嗄。故知心不動則氣和也。

知和曰常。

曹曰。和者、生理之常。知和則純粹靜一。歷萬變而不失也。

知常曰明。

由明乃能見。此常久自然之道。亦必能常然後其道愈明。故知常則明莫加焉。

益生曰祥。

刻意有爲。皆曰益生。祥者、妖也。○達眞子曰、祥者、非其常也。文定曰。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是妄作也。經云。不知常。妄作凶。是也。

心使氣曰彊。

心動則不能專氣以致柔。乃彊之始。是失其赤子之心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已。音以。止也。益生使氣。皆失自然之道。是徒速其衰老也。苟知不合於道。宜早已之。

右五十五章。河上名玄符。此章首以赤子明自然之本體。純粹混然。所以物莫能窺。故雖握雖號。亦莫非出於自然也。末則戒其纔有絲毫作爲之心。則失其自然矣。黃茂材云。古本無嗌字。而嗌不嗄莊子之文也。後人增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至道之眞。語默不足以載。惟親證者知之。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義見四章及五十二章。蓋內外交養。默與道會而不異於人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此言有德者之爲如此。惟其周而不比。執而圓機。以應無窮。故不住乎一境。豈情計之所能及哉。此夫子所以發猶龍之歎也。

右五十六章。河上名玄德。此章謂悟道者忘言無執。故內外兼治。混合大通。所以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文定云。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惟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夫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是以體道者惟廓然無事。雖無心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謂失無爲之治而多忌禁。則民將舉措失業而機械生。若以身喻天下。則心爲君。氣爲民。而拘小術。鑿私智。溺多岐。縱六賊。故不能無爲也。○文定云。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困而無告矣。利器權謀也。在上無爲。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上下相欺以智。則民多權謀而上益眩而昏矣。奇物、奇怪異物也。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僞而多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

日入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自然之應而無爲之成功也。

右五十七章。河上名淳風。此章明無爲之治。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悶。叶音莫奔切。寬裕無爲之象。夫有德者。其於義分。莫不截然明白。而其量則寬洪。故爲政以德。則不察察於齊民。雖以俗觀之。若不事於事。然民實感自然之化。乃所以爲淳和之至治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惟不知修德以爲爲政之本。而專尚才智。乃欲以刑政齊民。然民未可以遽齊。苟務在於必齊。則必有所傷。故缺缺也。此所謂害生於恩。禍福倚伏。正猶是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謂禍福相因。莫知其所止極也。

其無正邪。

若然。則果無正定之理耶。

正復爲奇。善復爲祆。民之迷。其日固久。

惟世人迷於小察之近情。而不知正道之大全。故不能安於至正。而反爲奇以爲正。不能循於至善。而反爲妖以爲善。及其所應既差。又不知反求在我之所感而乃責其彼之所應者。此皆迷失正道。日已久矣。亦猶爲政不能以悶悶之德量容之。而反務於察察以爲善與正、殊不知若此則是本欲全民而反致缺缺矣。故下文舉聖德以勸修也。○開元註云。衆生迷執。正者復以爲奇詐。善者復以爲妖異。故禍福倚伏。若無正耳。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惟行方而德圓。故無割截之迹。

廉而不劌。

劌。居衞切 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劌。

直而不肆。

大直若屈以不肆。肆、布列也。

光而不耀。

復歸其明也。是四者皆悶悶之政也。蓋聖人惟恬淡無爲。而方廉直光之用。自整然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劌肆耀之過。而禍福何有哉。

右五十八章。河上名順化。此章欲使民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以其祛其近見之惑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

嗇音色。乃嗇省精神而有斂藏貞固之意。學者久於其道。則心廣氣充。而有以達乎天德之全。所謂至誠爲能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乃至與天地參矣。蓋天人一理。了無間然。孟氏云。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是也。

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重去聲。再也。○文公曰。早復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早覺未損失而便嗇之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惟德可以勝物。故己私盡克。則其分量不可窮極矣。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德量如此。則可以兼容天下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民之附德。猶子慕母。蓋國之本在身。身有其道。則可長久。若以身爲國。則母卽雌一之根柢。而性命之常。雖生死不能變。故曰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蔕。丁計切。御註曰。與天地爲常。故能長生。與日月參光。故能久視。○文定曰。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蔕。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蔕固而不可拔。雖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程伊川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矣。

右五十九章。河上名守道。此章明用嗇之道。治人則國祚延。事天則壽長久。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普庚切。煮也。鮮。音仙。魚也。謂不可□也。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莅。力至切。臨也。所感之機。莫不由我。是以聖人無爲而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陰陽和而萬物理。故鬼亦無所用其神。非其鬼之不神。其神不傷乎人。非神不傷人。以其聖人不傷於民。所以鬼神莫不感其德化。惟兩者交悅。衆德交歸。乃爲至德之治矣。列子之論□治至於物無疵癘。鬼無靈響。亦此意也。○文公曰。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右六十章。河上名居位。此章明用□則德交歸。

大國者下流。

如江海必處衆流之下也。○文定曰。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

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牝。婢忍切。釋畜母也。牡。音某。畜父也。大國以下及或下以取之下。音暇。自上而下也。小國以下及或下而取之下。如字。上聲。本在物下也。交謂交會而歸聚也。牝者、雌靜柔下之德。牡者、雄動彊高之屬。靜以攝動。柔之勝彊。事物皆然。則靜而下。乃常勝之道。故爲衆之所歸。卽守雌爲□□□之義也。以取者、大國能下。則終取小國而兼有之。而取者、小國能下。則爲大國所取。悅而容受之。終則大國之民且樂歸之。如西伯善養老而盍歸乎來之類。○葉夢得曰。取之爲言。得其所欲之謂也。○黃曰。大國下小國。湯事葛也。小國下大國。句踐事吳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其所以爲下者。不過欲畜人事人耳。初非計利而後然也。故欲兩者各遂其理事之所安。則大者宜能下。使小者自歸之矣。易於大有之後。必繼之以謙者。乃所以全其大也。

右六十一章。河上名謙德。此章明以德下人。人交歸之。淸源子曰。身則國之象也。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所謂守雌抱一。則是陽下煉陰。化爲純陽。乃無爲之妙也。此亦一義。

道者萬物之奧。

奧。於到切。釋文云。室之西南隅曰奧。謂深邃如堂奧也。蓋道體混然。其大無外。萬物莫不蘊於其中而資給焉。其小無內。亦莫不皆在萬物之中而不可見。故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人雖不善。然亦莫不賴於道以有生。若是所保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行。去聲。蓋人莫不有是性。雖至愚不能無道心。則道豈遠人哉。故至美之言。市人所可共知。至尊之行。人皆所與能。苟或有人。朝爲不義。使夕聞大道。則妄盡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是又安可棄哉。惟善救之而已。此不善人之所保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先。悉薦切。拱璧、合拱之璧。美玉之大者。駟馬者、四馬爲乘。共駕一車也。古者朝聘有贄幣之禮。謂將進駟馬。則以拱璧爲先導也。雖天子三公。以勢爲貴。拱璧駟馬。以物爲貴。亦不若安然坐進此道之爲貴也。道乃人之所固有。則良貴也。而三公拱璧。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人當致勉於性分之所固有。而於外物之倘來者。何足貴哉。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問所以貴此道之意。蓋謂不求於外而求之在我。則是求而有益於得也。夫有志於道。則無惡矣。惟不

假他求而自得。故出乎禍福之外。又烏有人災之所能及乎。此所以爲天下貴。或曰。求以得。則善人之寶。有罪可以免。則不善人之所保也。

右六十二章。河上名爲道。此章言道爲天下之至尊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夫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大小之辯。多少之分。此怨之所由起也。惟道非形數。而上聖與之爲一。爲出於無爲。事出於無事。而味乎無味。故含太虛於方寸。而不以纖芥私欲自累。會萬有于一眞。而不爲高下外境所遷。是以物各付物。事各付事。而大小多少。一以視之。則愛惡妄除。聖凡情盡。亦奚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且使夫人之意也消。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而化育之也。然此則在常人之所最難。惟切問近思。漸而修之。則亦可到其地矣。下文乃修以求至之方也。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夫道之在於起居食息之間而不遺。可謂易矣。及其至也。惟聖人爲獨能。可謂難矣。當思慮未發之中。而漠然無朕。可謂細矣。而其充周也。雖天地莫能窮其量。可謂大矣。故漸修而無一行之不謹。及其德成。則與聖人而同能。謹微而無一毫之不盡。至全乎道體。則與天地而同量。惟能愼於其始而毋忽於其終。則難者可以成。大者可以全矣。若以怨言之。則人之怨亦莫不由小以成大。及乎怨愈深而忘愈難。苟能於起處照徹根源。則當下寂然矣。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學者固當弘毅以立其志。然最不可先存爲大之心。苟存是心。則必有躐等自矜之患。適所以障道。是不能爲乎無爲。事乎無事。味乎無味矣。惟聖人爲能無我。故其心常小。所以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惟其粗而不精。故言之不訒而行必不符。忽易之心生。其於道必難至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生知安行。固不待勉而後能。然豈忽之乎哉。蓋德量平等。齊小大。一多少。無所不謹。無所不難。故終無難濟之事也。此又致勉乎學者不可有一毫忽易之心。則爲之勇。守之固。愼終如始。故亦無難矣。

右六十三章。河上名恩始。此章明聖人得道之大全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脆。此芮切。脆嫩易斷貌。謂嗜欲未堅也。此亦承上章之意。謂存之於未萌之時。則渾乎自然矣。故曰易持。易謀。察之於始萌之際。則不遠而復矣。故曰易破易散。未有乃無思無爲之時也。未亂乃方行而未泊之時也。爲之治之於此時。則無所用力而功成也。然理由頓悟。乘悟頓消。行行非頓成。漸修乃至。故下文則養德之事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設喻之辭也。謂當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敬行乎事物之內。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遺於細微。不忽於卑近。修以緝密。養以悠久。則庶乎小者可以大。下者可以高。而遠者可以到矣。然於此苟有一毫謀利計功之心先入。則於道反爲無補。故下文歷陳之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幾。平聲。蓋天理精微。智者之私無與焉。故用意者有爲。少懈者敗事。惟守之以自然。則眞積力久而德自成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夫道無欲也。所謂欲者。求其在我而已。不欲外物之爲貴也。無爲眞學也。不以慱溺心之爲學也。但反其衆人情欲之過。以復其初耳。蓋此道初非外求。而聖人亦不能爲物作則也。且夫萬物莫不有箇自然之道。聖人惟順其性命之理而立教。以左右之。使適乎中而已。不敢別有益生助長之爲也。

右六十四章。河上名守微。此章讚聖人無爲之學。以祛有爲有執之失。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不先天以開人。反樸之謂愚。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知乎此。亦可以爲楷模法式矣。

嘗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人能知此。其德可謂玄矣。雖以小智近情察之。若相反然。然反於物乃順於道。則眞爲順也大矣。

右六十五章。河上名淳德。此章明用智啓姦之惑。示玄德大順之規。此老子逆知世變之必至。其有憂患之心乎。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善下言下之下。音暇。樂。音洛。○御註曰。屯初九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蓋得其心也。處上而人不重。則戴之也。懽處前而人不害。則利之者衆。若是則無思不服。故不厭也。○聖人隨時趨變以道。豈計利哉。亦德之謙而已矣。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楊雄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故天下樂推戴而無厭斁之心。此天道不爭之德也。

右六十六章。河上名後己。此章明善下不爭之德。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音扶。若有所肖似。則亦同於一物。何足以爲大。○西塘鄭俠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

道大。似不肖。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

仁者必有勇也。

儉故能廣。

守約而施博也。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長。上聲。後其身而身先。故卒爲有物之長。乾之出庶物。亦必曰。見羣龍無首吉。是三寶皆與世俗不肖似。

乃所以爲大也。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捨其本而徇其末。則易以窮。故剛疆夸大好進者。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衞之。

夫慈者生道之所以流行。乃仁之用也。故爲三寶之首。稱以慈御物。物亦愛之如慕父母。雖爲之效死不辭。是以戰則勝。守則固。故曰仁者無敵於天下也。苟或人有所不及。天亦將以慈救衞之。蓋出乎爾反乎爾。而天道好還。常與善人故也。以文簡曰。去邪而岐周以興。是其救也。

右六十七章。河上名三寶。此章明道體至大而用以慈。

善爲士者不武。

不尙力也。

善戰者不怒。

不得已而戰。非出於人欲之私。

善勝敵者不爭。

惟無爭之之心。故能勝彼之爭。貪先動者必敗。

善用人者爲之下。

德之謙下。則人樂與吾爲用。蓋心誠而願服其勞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惟其不爭而爲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乃與天同德。

溫公曰。德與天合。自生民以來。無以加也。

右六十八章。河上名配天。此章標四善以表合天之德。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行。上如字。下戶剛切。○文定曰。造事曰主。應敵曰客。進者有意於爭。退者無意於爭。惟無意於爭。則雖用兵。與不用均也。故難進而易退。雖在軍旅之間。如無行陣之可行。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亦安有用兵之咎哉。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幾。平聲。喪。去聲。失也。抗。舉也。○文定曰。既以慈爲寶。故輕敵則輕戰。輕戰則殺人。是喪其所慈矣。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愍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右六十九章。河上名玄用。此章假用兵以明道。而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銛。蓋亦寡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寶乎。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性本固有。人所同然。指此示人。宜若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苟差之一毫。則謬以千里。以其非計度之所能明。故用意者過之。忘懷者不及。所以莫能知。以其非步驟之所能至。故邀近功者好捷徑。力不足者廢半塗。所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言者道之詮。事者道之跡。不言之教。事於無事。乃其宗與君乎。此沉言滯迹者之所以莫能知莫能行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文定曰。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溫公曰。道大。故知者鮮。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御註曰。聖人藏于天而不自衒鬻。○清源子曰。被褐則和光同塵。懷玉則抱道蘊德。○文簡曰。褐者、日用之不可無。舉世之所共也。玉者、至貴之貨。我所獨有也。知我者希。固足以見吾道之上矣。而聖人不以自異也。故其聖而不可知之妙。亦何嘗不顯諸日用共由之間。蓋以期乎人之皆能也。此孔子所以謂吾無隱乎爾者也。

右七十章。河上名知難。此章明道至易知易行。而忽之則至難。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惟其眞知。則與道爲一。故不滯於知。此德之上也。若夫不則眞知之地。而自己謂之知。則必以文滅質。以博溺心。欲彊知之病。德之病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夫惟知其病之爲病。是以不落於病也。聖人則生而知之。本自不病。不待病其病。然後至不病之地。所謂以其病病者。乃以其病病之藥示乎學者。使之病其彊知之病。而了悟眞知以遣其病。則藥病齊祛。能所俱泯。始知從來元自不病。則與聖人同矣。

右七十一章。河上名知病。此章謂眞知則契理。執迷則成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夫人自有至大至剛者。充塞乎天地。實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惟人梏於形器之私。溺於衆妄之迷。畏生死。憚得喪。於是萬物之威。雜然乘之。故終身惴慄。有是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勇往直前。力行不顧。則此大威燁然見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狹。胡夾切。隘也。厭。於豔切。棄也。無當作毋。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其體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說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諸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着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慕之心。所以體無非彊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礙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於人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見。賢遍切。顯也。去。上聲。自知則返照。無畏而不狹。

絕外嗜欲而不厭其生。惟自知自愛。所以居之安也。而不自見以矜能。不自貴以賤物。故無知之之見。忘愛之之心也。○文定曰。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蓋恐人之有厭有

慕也。此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是以去彼自見自貴者。而取此自知自愛者。然聖人動靜皆天理。無去取。此開教引凡之說也。

右七十二章。河上名愛己。此章祛妄惑以全眞也。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惡。去聲。剛彊者死之徒。勇於此則殺也。害也。柔弱者生之理。勇於此則活也。利也。此乃必然之定理也。或有時而反常。故云或利或害。然彊梁者殺之徒。實爲天之所惡也。今偶然而未受其禍。孰能知其故哉。是以聖人猶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是也。雖然。要其終而盡其變。則未始少失。故下文歷陳之。○溫公曰。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溫公曰。任物自然。而物莫能違。

不言而善應。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其於福善禍淫之應。信不差矣。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本無向背。如暑往則寒來。夫豈待召而後至哉。

繟然而善謀。

御註曰。德行常易以知險。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蓋要終盡變。然後知其雖廣大而微細不遺也。失或作漏。

右七十三章。河上名任爲。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末又戒以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文定曰。政煩刑重。則民無所措其手足。故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苟民安於政。則常樂生畏死。或有詭異亂羣者。吾然後執而殺之。孰敢不服哉。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文定曰。司殺者。天也。理也。方世之治。而詭奇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因而殺之。則是天殺之。非我也。否則是代司殺者殺矣。夫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程伊川謂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者。有類乎是。

右七十四章。河上名制惑。此章謂君無爲則民知自勸之方。○右史張耒曰。夫物不患無殺之者。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者。然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驅一世之民使從之。殆非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御註曰。賦重則民不足。政煩則姦僞滋起。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御註曰。矜生太厚。則欲利甚勤。放僻邪侈。無不爲矣。○文定曰。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雖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溫公曰。外其身而身存也。

右七十五章。河上名貪損。此章戒有爲之弊。惟忘其生則可以全生也。王弼註謂此章疑非老子所作。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文定曰。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彊之病。至理存焉。則事無堅彊之累矣。

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居下。柔弱處上。北本強大處下。

共。如字。謂人共伐之也。列子云。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是矣。夫物之精者常在上。而粗者常在下。其精必柔。其粗必彊。理勢然也。而天下亦未有剛彊而能居人上者。莊子曰。以濡弱謙下爲表。是也。○達眞子曰。善勝敵者不爭。皆意不在於彊也。木之彊大者。則人必共伐之。兵以柔弱致其勝。木以柔弱致其存。是以堅彊可居其下。而柔弱可處其上也。人之立性。固不異此。

右七十六章。河上名戒彊。此章言用柔弱可以保冲和之氣。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無私。當適乎中。故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葉夢得曰。張弓者挽之而後發。是亦斂之於己。而後施之於物者也。以平正爲主。調和爲常。故與天道同。此其高下抑揚。有餘不足。無不中其節者。其取之不在外也。蓋出於自然。故無私而均。人則反是。而不求於內。是以每損人之不足。以奉己之有餘。蓋出於使然。故多私而不均。○開元註引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二卦之義亦明。

孰能以有爲而奉不足於天下。北方本。孰能以有爲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惟有道者爲能爲天之所爲。亦不恃其爲。不居其功。若使爲而恃。功而居。則賢見於世矣。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右七十七章。河上名天道。此章明道之用。中正而無私。惟觀天之道知之。而聖人則與之同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以其善下柔弱之性不易。故不失己而能勝物。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觀水可喻。則事近而理明。豈難知哉。惟信道不篤。所以莫能行。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爲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

溫公曰。含垢納汙。乃能成其大。

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若反於俗。蓋反於小智之近情。乃合於大道之至正。

右七十八章。河上名任信。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爲物所歸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覺妄卽眞。怨亦何有。今不治其本而欲和其末。則外雖和而內未忘。是有餘怨也。豈足爲善哉。若徹見根本。則眞妄寂然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夫契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惟執妄馳騁於爭奪之場。故惑於大怨而迷其本。曾不知眞性之無妄也。是以聖人惟抱此本然之正性。雖不求悟於人而人感其化。及乎妄盡怨釋。亦莫不廓然自得。以還其固有之善而合於正矣。亦如右契之合左。豈待責之乎哉。左契者、猶言性之先覺也。○淸源子曰。古者結繩而治。破木以爲契。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契來則合。所以取信。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有德者不言而信。乃無爲而民自化。猶執與也。徹者、通也。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故汲汲於和怨

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清源子曰。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得之。○黃曰。然爲善者。非特無求於人。亦無求於天。惟任其自至而已。

右七十九章。河上名任契。此章明息妄在於復性。皆無爲之治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

人稀務簡。君無事於尙賢。而民各安其性分之天。使有材器堪爲什夫佰夫之長者。亦不求用於世矣。蓋當文勝俗弊之時。人好自用而夸大於外。故舉此以諭太古之治。而勸之以務內之學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遂性無求。故安土而不遷。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不競利。不紛爭。故復結繩可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而外無所慕也。惟樂於內。則無日而不自得。故雖疏惡隘陋。亦自以爲甘美安樂。蓋其樂以道不以物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北方本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望音亡。與冠蓋相望義同。惟無欲無求故如此。

右八十章。河上名獨立。此章明安性分。則無所企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爲實而合道。故不必美。美則爲觀以悅人。故未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文定曰。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也。

知者不博。

一以貫之。何事於博。

博者不知。

溺於博者。未必知道。

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聖人當體卽一。一亦不立。何積之有。蓋無藏於中。無交於物。自然純素。無私而已。故施其德以爲人。而

我未嘗費。推其道以與人。而一無盡也。○曹曰。體虛而善應。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文定曰。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聖人與天爲徒。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

右八十一章。河上名顯質。自三十八章至此。凡四十四章。爲下篇。此經二篇。通明道德之旨。首立可道可名。爲設教之宗元。次標上德下德。述因時之澆樸。此章寄信美以彰言教。論善辯以戒修行。述知博以示迷悟。陳無積以教忘遺。假有多以暢法性。合天道以論聖人。欲使學者造精微於理性之中。忘筌蹄於言象之表。故能悟教而忘教。以是終焉。此蓋敍述者之大旨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太上老子道德經集解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集解者　董思靖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黃聿祥）

嚴

G一四九七上